

贺享雍 著

长篇小说

拯救



首部直击“5·12”

汶川大地震后精神重建历程的长篇小说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拯救

贺享雍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拯救/贺享雍著.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0. 12
ISBN 978-7-5411-3112-7

I. ①拯… II. ①贺…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32763 号

ZHENGJIU

拯 救

贺享雍 著

责任编辑 林文询 (785688424@qq.com)
何 炜 (xiexiaohe@hotmail.com)
责任校对 汪 平
责任印制 唐 茵
封面设计 锐园书装工作室
版式设计 张 妮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社 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读者服务 028-86259293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排 版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成都市书林印刷厂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印 张 19.25
字 数 295 千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1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3112-7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目录

第一章	001
第二章	022
第三章	044
第四章	064
第五章	078
第六章	102
第七章	134
第八章	154
第九章	180
第十章	204
第十一章	230
第十二章	253
第十三章	283

董万成被通知到乡上，解决他的采石场问题。在乡政府围墙的铁栅门口，遇到了正在等候他的村支书温良全。

董万成是上石岭子乡虎尾村的村民。十年前，他响应乡政府“一乡一业，一村一品，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发展经济的号召，在驻村干部龚文军乡长的帮助下，在虎尾山办起了采石场。所谓采石场，其实就是把虎尾山上那些采之不尽、挖之不竭，泛着青光的石岩、石坡，用炸药炸成片石，然后把它们投进碎石机，让机器的钢牙把它们咬碎成指头大小的石粒，拉出去卖给那些修公路的。除了购买炸药和机器外，这是一个无本生意。可开头几年，董万成做得并不顺利。这—是因为上石岭子乡离外面热闹的世界太远，外面来拉碎石的汽车少说也要走大半天，有些豆腐盘成肉价钱的意思。第二呢，是因为那几年一些人在河里采石、采砂，从河里采出的卵石不用碎，只需要用铁筛子过一遍就行，这自然又比董万成的碎石便宜。做了几年，董万成没赚到多少钱，有些丧失信心了。可在这时，风水突然转了：上级下决心整治河道里的乱挖滥采，关闭了全县所有的砂石公司，而国家在实行惠农政策中，蓬蓬勃勃开展起来的公路“村村通”工程，一下子加大了碎石的需求。董万成时来运转，机器成天轰鸣不止，投进机器里的是石头，吐出来的是银子。没多久，董万成发财了，扒了老屋建起了小洋楼，显摆似的屹立在王家湾，宣告了他这个上门女婿率先在村里进入了“小康”！可是没想到，庄稼人个个都是无师自通的经济学家，村里的麦荣生、杜仁政、李明忠以及邻近油坊坡村的吴国礼、朱光柏等十

多人，一见这碎石的生意有钱可赚，且投资不大，又不需要什么技术，就纷纷也买了机器，和乡里签了合同。这一来，虎尾山上一下子就摆开了几十处“战场”，几十台碎石机同时响起来时，震得头上盘旋的鸽子都不敢在虎尾山上歇脚了。董万成最初非常生气，心里骂道：“龟儿子些，就晓得跟船！老子当初喝凉风的时候，你们不来，现在有钱赚了就来了！”可骂归骂，却拿别人一点儿办法也没有。山又不是你的山，你采得，别人就采不得？好在董万成修了小洋楼以后，还有一些积累，又去贷了一些款，不但重新添了两台碎石机，而且一不做，二不休，还购置了一台东风牌货车——他觉得不能老租用别人的汽车，那样除了锅巴就没多少饭了！宁做鸡头，不做凤尾，要干就大干，绝不能输给了那些跟船的“虾子”们。

正在董万成准备甩开膀子大干一场的时候，怎么也没想到事情会突然在去年的一个日子和一群不速之客手里，起了一个突然的变化。

董万成清晰地记得那是十月的一天。十月小阳春，天气暖暖的，山上树叶该红的红了，该黄的黄了，该紫的紫了。而不红不黄不紫的，依旧青翠欲滴，郁郁葱葱，和红的黄的紫的混在一起，近看远看，都像是一幅画。中午时候，突然有几辆屁股上冒烟的“乌龟壳”，从县城方向驶到了碎石场旁边的佛尔岩下。“乌龟壳”停下来后，从里面钻出一群有男有女、有老有少的城里人。这些人既不像干部那样穿西装洋服，把“裤腰带”拴在脖子上，又不像是生意人长着一个啤酒肚，胳肢窝里夹只大皮包那样牛皮烘烘。他们鼻梁上都架着一副眼镜，倒像学校里的教书先生，却又每个人在胸前都吊了一个大照相机，并且男女都一样，不论老少都蓄着长发，粗看全是女的，细看却是有男有女。这些人一下车，就对着佛尔岩上那些不知是何年何月何人留下的“鬼像”，高兴得“哇哇”直叫。一边叫，一边议论，又一边像发现稀罕物似的，解下胸前的照相机，对着“鬼像”“咔嚓咔嚓”地照起来。董万成知道他们是从城里专门来看佛尔岩上那几十幅“鬼像”的，心里没感到奇怪。因为他早就听说了一些，那岩上的“鬼像”是什么国家级文物，不能动的。而且在这些年的采石期间，也隔三差五地见到一些人像这些人一样，不辞辛苦，专门从省城、京城坐着车子来看这些“鬼像”。他想不明白，这些“鬼像”吃不能吃，穿不能穿，值得这些人大老远跑来？都是城里人吃饱了没事干，闲得慌，才颠儿颠儿

地跑来！

董万成正在心里骂这些没鸡巴事干的城里人的时候，那些人的目光却已经离开了岩石上的“鬼像”，开始把头转向了碎石场，在指点着议论什么。一些人像刚才照“鬼像”一样，举着照相机，对着“隆隆”运转的碎石机和他们照。

董万成先还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又把兴趣转到了碎石场，难道“隆隆”作响的铁疙瘩和从里面吐出来的石子，也成了这些城里人眼里的风景？这些城里人就是没有见过乡下的天，到了乡下什么都成了他们眼中的稀罕物，还举着相机照相呢！可是，董万成马上就明白过来了：哦，城里人不是对“隆隆”作响的铁疙瘩和从里面吐出来的碎石子感兴趣，而是对他们感兴趣！因为他们不是一般的人，他们是什么呢？说通俗一点，他们也和那些开工厂、办企业的城里人一样，是“老板”了！说文雅一点，就是龚书记过去在大会上表扬他们时说的那样，他们是农民企业家，是脱贫致富的开拓者，是发展商品经济的带头人，是全乡人民学习的楷模！龚书记都这样看，这些有文化的“四眼客”难道不会这样看？对，一定是这样！这些“四眼客”一定在心里说：“看，没想到，这些乡巴佬，黄泥巴脚杆，还能办大事呢！”

董万成一想到这里，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看见那些人的镜头对着了自己，就“刷”地脱下了罩在外面糊满灰尘的、汗渍渍的工作服，露出了贴身的鲜红的衬衫和发达的肌肉，又将头上的破草帽摘下来扔到一边，从地上举起一块升子大的片石，微笑着对着那些人的镜头，做了一个亮相动作，然后将石块十分优美地投进碎石机的斗里。一边投，一边在心里骄傲地说：“照吧，要说我，才真正是这片石场的创业者！他们那些龟虾子，都他妈是跟船的东西呢！”

可是，董万成却大错特错了！

那伙人离开没两天，乡政府把所有采石场老板都通知到了乡上开会。采石场老板都以为到年底了，龚文军又要找理由，让他们出点儿“血”什么的，因为这样的事年年都有！于是，老板们一路上就商量好了“哭穷”的方式和对策。可是，乡政府这天却没让他们出“血”。会议一开始，龚文军就宣布了乡政府的决议：虎尾山所有采石场，从即日起关闭！

这无疑像一颗原子弹，投在了采石场老板中间。大家大眼瞪小眼，会场像死一般静默了一分钟，暴风骤雨立即到来。

“为什么要关闭采石场，啊？”

“这不是要断我们生路吗？”

“不行！我们坚决不答应！”

在采石场老板愤怒的叫喊声中，乡党委书记龚文军始终保持着冷静与沉默。等大家喊声停止后，他才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昨天的省报，交给采石场老板，让他们自己看。

看完报纸上的文章后，除了采石场老板呼出的粗重的不平之气外，会议室又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中。

原来，那天到佛尔岩看“鬼像”的人，不是一般的城里人，是从香港和澳门来的一支啥考察团。陪同他们的，不但有省里部门的官员，还有省报的记者。那个记者见佛像周围一片机器轰鸣，一座风光如画的山脉此时赤石裸露，满目疮痍，加上听了代表团一些专家批评性的议论，回去就写了一篇批评文章，登在了省报上。编报纸的人大概对董万成很有好感，把记者提供给他那张向碎石机投石块的照片也发在了文章的右上角。在照片后面，是一段“编者按”。“编者按”说：“照片中这个老乡虽然笑得甜美，可他不知道他正在干着让子孙流泪的蠢事。他的笑，说明在我们一些基层干部和人民群众中，还没有真正树立起环境保护的观念。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热潮中，我们希望有关部门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还菩萨一个安宁，还大地青山绿水，真正担负起保护长江中上游生态环境，不让长江成为第二条黄河，也担负起保护文物安全的责任来。”

董万成看完报纸上的文章，眼光最后落在了自己的照片上。这时，他只觉得身上的热血，潮似地涌到了头上，不但面孔变成了猪肝的颜色，连耳根也红了。他鼓着从脖子一直窜到额头的几根青筋，一拳砸在桌子上，不知是觉得愤怒还是受了羞辱，红着眼睛骂了起来：“我日他记者，日他‘编者按’，老子开石场，关他们屁相干……”

他还要骂，龚文军制止了他：“算了，老董，报纸上说得也有道理！我们这儿山上的地质，多以灰岩、页岩和白云岩为主，很不容易风化，几千万年才形成山上那点儿表土。一旦破坏，要想恢复，又要等上千万年！

你不要小看你那部碎石机，才十年的工夫，你就把虎尾山靠公路的坡吃了那样大个洞。现在你们十几部机器，几年时间，不就把虎尾山给吃完了……”

龚文军的话还没有说完，董万成又气呼呼地跳了起来，拧着头冲龚文军没好气地叫道：“吃完了，当初也是你叫我吃的！”

龚文军停了一会儿，才像不好意思地说：“是的，确实是我鼓励你办采石场的。但当初是当初，现在是现在，过去的老皇历总不能用一辈子！当初，上面的政策是一切以经济为中心，所以提倡家家点火，户户冒烟，村村要有企业，乡乡要有工厂！沿海一带，因为小企业遍地开花，天灰了，水黑了，不但没受到批评，反而还得了表扬。为什么？因为他们经济发展起来了！可现在不同了。现在上面的政策是科学发展，保护环境！你忘了报纸上那句话吗？我们这儿是长江中上游生态保护区……”

“管尿那么多！”董万成越听越觉得不是味儿，他心里燃着火，喉咙口冒着烟，愤怒和不满已经使他不能自制了。他心里明白，虽然乡政府关闭的采石场不是他一家，但是他刚刚才投进二十多万元，这一关闭，他无疑损失最大。因此，他不想再听龚文军说下去了，把手里攥着的报纸用力往地上一摔，大声说：“我不晓得长江在哪儿，它黄不黄关我们屁事！我只晓得投进去的钱，不是偷来的、抢来的，不能打漂漂！”说完，就气冲冲地朝外面走去。走到会议室门口，才想起自己手里还握有上方宝剑，于是又回头冲龚文军喊道：“我们有和乡政府订的合同，想关我们的采石场，没那么容易！”说完就走出去了。

其他石场老板一听，都觉得正义和真理在自己一边了，也纷纷站起来，一边往外走，一边说：“是呀，我们有合同，合同怎么订的就怎么办！”

尽管遭到了采石场老板的一致抵制，但乡政府关闭采石场的决心，却也一点儿没有动摇。他们见和采石场老板无法达成协议，就在县上有关部门的配合下，采取了停止提供炸药、断水断电的措施，想逼迫董万成他们和乡政府签订关闭协议。但乡政府的这一措施，更激起了采石场老板的反抗。他们也给乡政府下了最后通牒，如果不立即恢复供水供电供炸药，就到省上和北京上访。采石场老板的话绝不是威胁，因为龚文军也得到了非

常准确的情报，石场老板已经筹集好了上访资金，领头的人就是董万成，而且发出了“与石场共存亡”的誓言。石场老板的行动又让龚文军作了难。就在双方都骑虎难下的时候，温支书去给石场老板出了一个主意，这主意乡政府也同意了。于是乡政府又把石场老板召集起来，双方重新签了一个延期半年关闭的协议。为了防止协议到期扯皮，乡政府还请来了县公证处现场公证。

当初，董万成之所以叫石场老板都在延期关闭协议上签字，是因为他听了温支书的话，以为这不过是一阵风，风头一过，树还是树，草还是草，虫子还是虫子，蚂蚁还是蚂蚁！再说，机器停在那儿，少运转一天，手里就要少几张伟人脑壳。多得不如少得，少得不如现得，先让机器转起来再说吧！没想到，乡政府关闭采石场的决心，硬是像吃了秤砣，铁了心肠，延期时间刚到，就又是来人催促，又是发文通牒。见采石场老板们还是一副冷水烫猪——不来气的样子，不但又像上次一样断了工地上的水电，而且供电所的人连电线都一剪子剪了，一副斩草除根，绝不让死灰复燃的样子。

这下，董万成才知道，乡政府是裁缝的脑壳——当真（针）了！

可是，他心里也打定了主意——反正我一不搬东西，二不在关闭石场的协议上签字，姓龚的你咬我脑壳发硬，咬我屁股发臭，看你还有什么办法？

温支书一见董万成，一米七几的腰立即弯成虾米般，像臣子见了“万岁爷”一样，满脸讨好地对自己的村民说：“大侄子，你可算来了！”

董万成却对温支书的卑谦和讨好视而不见，从鼻孔里喷出的一股粗气差点儿把温支书击倒。然后紧了紧胳膊窝里那只平时出外联系业务和收款结账的黑色公文包，昂首挺胸地跨进用钢条焊成的栅栏门，径直朝乡政府办公楼的大门走去了。

乡政府的办公楼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现在已经很陈旧了。远看灰不溜秋，和虎尾山上岩石的颜色差不多。近看惨不忍睹，要么是里面的三合土地面起了洞，要么是过道的栏杆缺了腿，要么是掉了石灰的外墙被房顶的雨水浸下来长了绿毛。总之不管从哪方面看，在二十一世纪现代化

的今天，都不像一级政府办公的地方。但这又确是上石岭子乡的政治中心。在这一共四层，每层六间的屋子里面，运转着上石岭子乡的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纪委几大班子，和他们下辖的工、青、妇、文化、教育、卫生、民政、司法、武装、农林牧副，工商财企等等部门。这一点，从大门口那一排排象征着权力与地位的吊牌，从来来往往的人群和每间屋子里传出的各种各样的声音，就可以看出来——麻雀虽小，肝胆俱全。乡下人没有急事，平时一般不往这里来，如果真有了要办的事，往往就在逢集的时候，才一打鼓，二拜年，走进院墙中间的铁栅门。他们把这说成是“半夜打摆子——顺带”！按照有需求才有供给的道理，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这样不成文的规矩：村民逢集的日子到乡政府办事，而乡干部，一般也只有逢集的日子，才到乡政府开门纳客办公。老百姓根据自己乡逢集的时间，也分别把这些乡干部叫做“一四七”干部、“二五八”干部或“三六九”干部。至于平常乡干部在做什么，村民都不纳皇粮国税了，连国家给老百姓的种田补助，都直接打在了各家各户的银行卡上，老百姓也就不想管，也管不着。但如果在逢集的日子，来办事的村民找不着他们要找的人，那就别怪老百姓说话不好听了。

今天正好是上石岭子乡逢集的日子，因此尽管时间还早，但在这灰不溜秋的四层楼里，每间屋子里都挤满了挑箩排担、背包提篮来赶集又顺便办事，同样灰不溜秋的村民，此时，脚步声、争吵声、解释声、抗议声，甚至还有抹眼泪的哭诉声，把个平时冷清得像庙子的乡政府，衬托得比外面街道上还热闹几分。

董万成一上二楼，就要往右边龚文军的办公室去。乡政府大门口挂的牌子虽多，却没有一个机构有一间专门的办公室。乡干部住的屋子，前后是贯通了的，中间或用一张布帘，或用两张文件柜隔开，布帘或文件柜后面的是生活区，前面是办公区。说生活区主要是乡干部睡觉的地方。因此，乡干部大都无多少隐私可言。逢场的时候，来办事的老百姓多了，前面坐不下，一些和主人关系较近，或要故意在众人面前显示自己和主人关系的人，就会不等主人邀请，跑到里面的卧室里，讲礼貌的会坐在主人那两把摇摇晃晃的藤椅上，不讲礼貌的会把脚上的鞋子一蹬，盘腿就坐在主人的床上，一副群众与干部打成一片的鱼水情模样。可轮到自己的事干部

解决得不合自己心意的时候，该怎么翻脸就怎么翻脸，该从自己嘴里吐什么脏话，就吐什么脏话——哪个叫你个虾子一根眉毛扯下来，就盖住了眼睛，不认人了呢！不是我不认人，政策在这里摆起的，你的事我只能这样做了！尿的个政策！政策还不是长在你们嘴巴上！乡干部听了这话只能苦笑。遇到这样的人还算运气好，要是碰到更蛮横的，不给他解决问题或解决得不合他的心意，就在你的办公室一哭二闹三上吊，看你怎么着？所以，只要逢场，这小小的乡政府总要上演一两出精彩的活报剧。

采石场没说关闭前，作为“农民企业家”的董万成也是乡政府的常客，尤其和乡党委书记龚文军的关系不一般。董万成只要一到乡政府，不管有事没事，都要往龚文军的办公室里窜。一到龚文军的屋子，把胳膊窝里夹着的包往桌子上一搁，就四仰八叉地躺在龚文军椅子上，方便得像回了家。龚文军的姓有点儿特殊，不论直接称呼他职务还是叫他老龚，人们都会听成是“公书记”或“老公”，喊的人听的人都感到有点儿别扭。后来人们就根据当地人喜欢说隐语的习惯，把“龚”喊做了“弯”。因为“龚”与“弓”同音，而弓是弯的。由是“弯书记”或“老弯”就出了名。可是，董万成喊龚文军，既不叫“弯书记”或“老弯”，而是“弯哥”长“弯哥”短地叫，以表明对龚文军的爱戴、尊敬和自己的地位。可自从乡政府下决心关闭采石场后，龚文军就再也不是他的“弯哥”了，见了龚文军恨不得一口把他吃了的样子。

温支书看见董万成气冲冲地要往龚文军的办公室去，急忙一把拉住了他，又转到前面挡住了他的去路，才涎着面皮说：“大侄子，你忙什么呢？你没看见弯书记的屋子里，里三层外三层挤得满满的？你这个时候去，他哪有机会跟你说话？来来来，听老叔一句话，先跟我到楼上会议室坐一会儿，听老叔跟你说几句知心话！”

董万成又斜眼看了一下温支书，心里极不愿意，可拒绝又觉得有些对不起人，于是就瓮声瓮气地说：“坐就坐嘛！我晓得你和乡政府穿的连裆裤！不管你们今天说到明天，我反正是不得在协议上签字的！”说着，在温支书的拉扯下就上了楼。

乡政府机关会议室在正对着龚文军屋子的顶层，空间和龚文军屋子一样大，中间摆着半张不知从哪儿找来的木质乒乓球桌，代替了会议桌，四

面几排条椅，靠后面的屋角摆着一只烧水机。由于屋顶漏水，天花板和墙壁被雨水浸出了若干幅规则不一、似地图又不似地图的图案。

温支书等董万成在椅子上坐下后，才去拉窗帘、开窗子，一边拉一边说：“大侄子，你刚才那话就有些冤枉老叔了！老叔怎么和乡政府穿的连裆裤呢？当初要不是老叔给你们出主意，你们能多生产半年？”说着话，两面的窗子打开了，明亮的阳光和清新的山风一齐挤进屋里，空气顿时好了许多。

“要不是当初你的馊主意，我们到省城和北京一上访，看哪个舅子敢来关我们的石场？”一说起当初，董万成的怒火中又交织进了深深的遗憾。

“哎呀呀！”温支书一听这话，走过来坐到了董万成对面，眼睛落到了董万成脸上，咄咄逼人地说，“大侄子，你说这话就有些不要天良了！你就在这里对着天老爷发个愿，这半年，你敢说没有赚到三五万块钱？你发嘛！”

董万成有些心虚了，急忙避开了温支书的目光，嗫嚅地说：“三五万和我那二三十万投入比起来，连零头都不如！”

温支书还想乘胜追击，又怕一下把这头犟牛逼急了，反倒完不成龚文军交给的任务，就又故意做出内疚的样子，冲董万成笑嘻嘻地说：“好了，大侄子，就算老叔错了，老叔给你赔礼！老叔今中午请你喝酒，你给不给老叔面子？”

听了这话，董万成回过了头，目光在温支书脸上来回酸移，似乎弄不清楚温支书究竟要做什么一样。半晌，他才拿不定主意地说：“我不喝酒！”声音沉闷得像是从墙壁缝里钻出来的一样。

“大侄子，不是我批评你，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不给我面子，难道连你表公的面子也不给？实话跟你说吧，今天你温表公九十大寿的生日！九十岁的人，也没多大活头了，平时我们都没怎么招待过客，这九十大寿嘛，我不给他办一下，外人也要骂我这个做儿子的，你说是不是？”

原来是这样一回事，董万成脸上有些松弛下来了。意见归意见，人情归人情，何况温支书多少还有恩于自己，去当然是要去的！可现在要当面答应下来，面子又有些挂不住，于是想了一下，就对温支书咧了一下嘴，像小孩子不好意思似的。

温支书看见了董万成的表情，意识到坚冰已经开始松动，又想起出门时谷厚芬的反复叮嘱，决定不再绕圈子，月亮坝坝里耍刀，直接对董万成明砍算了：“大侄子，不是老叔喜欢管闲事，而是石场开在我们村上，你又是我们村上的人，乡上把任务压给我，说谁家的孩子谁抱走！你说，我不出面怎么行？大侄子，你不看僧面看佛面，关就关了，何必再坚持呢？”

董万成知道温支书把他带到这里来，是要逼迫他在关闭石场和补偿的协议书上签字，心里早有准备，决心要和乡政府再打一场保卫石场的利益之战。早在乡政府第二次断水断电之前，他就又分别去找了其他石场老板，要大家团结一致，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和乡政府斗争到底！并且坚决不去领乡政府那一万元的补偿款，也不在关闭协议上签字！他们又不是叫花子，一条牛都贴进去了，还在乎一条牛尾巴？只要大家都这样做，乡政府就是天狗吃月亮，找不到地方下口！所有的石场老板听了董万成的话，都赌咒发誓地说：“董大哥，你放心，我们一定按照你说的办！”现在，董万成以为石场老板都还是像他们说的那样，“誓与石场共存亡”，所以不管是温支书来也好，还是龚文军亲自来也好，他一点儿也不怕场。因此，听了温支书的话，他也故意挤出一脸同情，对温支书说：“老叔，不是我这个当大侄子的不给你面子，是那些兄弟伙都不想签！今后我虽然不开石场了，可我还要在世上走，如果我签了，那些兄弟伙还不把我吃了？”

温支书心里冷笑了一声：“傻小子，你终于进笼子了，看你今天还往哪里逃？”但却没在脸上表现出来，而是看着董万成，用像是探询的口气问：“要是其他石场老板都签了，大侄子你签不签？”

董万成并不知道他的队伍，在这段日子里已被龚文军发动乡、村干部以及那些人的亲戚朋友，采取“一对一”、“背靠背”、“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等方法，给各个击破、分化瓦解了，他还沉浸在自己单方的陶醉中，说：“只要他们都签了，我也不与你为难！”

“这话可是你说的？”温支书像是不相信似的追问了董万成一句。

“是我说的！”董万成从温支书的话和眼神里感觉到了几分不妙，可是他不相信其他石场老板会在协议书上签字。稍加怀疑过后，口气又马上强硬起来：“大丈夫当然说话算数，只要你拿得出那些老板签字的依据，我

马上就签!”

温支书见收网的时候到了，也不多说，就径自从自己那只已经磨破了表皮的人造革公文包里，掏出了一沓材料，递到了董万成面前，说：“大侄子，你看看，这些是什么?”

董万成急忙拿起材料，急速地翻了一遍，脸色陡地变了，先是变红，后是发青，最后是酱紫色。没错，是那些龟孙子签了字的协议书！龟孙子们，你们让我在前头冲锋，却在后面把我卖了，日你们个先人板板！

温支书见董万成牙齿咬得“咯吱咯吱”响，眼睛里冒着火，像是要寻人打架，就急忙走到他的身边，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大侄子，不是我说你的话，人家才是些聪明人！知道胳膊拧不过大腿，就爽快地把字签了，既不得罪人，也不得罪神，乖也卖了，好也讨了，哪像你这个犟拐拐……”

董万成还没听完，一下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冲温支书爆发地吼叫起来：“我怎么了？我跟他们不同！我才赔进去几十万……”声音震得屋顶都发抖了。

温支书见了，又急忙拍了拍董万成的肩，安慰地说：“算了，大侄儿，赚钱往前算，蚀本往后算，是不是？再说，机器没用多久，还可以卖；车子嘛，你可以跑运输呀！说不定靠那四个轮轮，你还可以赚更多的钱呢！”

董万成的胸脯起伏着，没吭声。过了一会儿，又一屁股坐在椅子上上了。

温支书趁这个机会，立即从包里拿出了一份没签字的协议书，又掏出笔，打开，连同协议书递到了董万成面前，说：“大侄子，事到如今，独木不成林，单丝不成线，你就不要再拗独门冲了！来来来，我就晓得大侄儿是个说话算数的堂堂男子汉！”见董万成没来接笔，温支书停了一下，做出一脸苦相，接着说：“大侄子就算给老叔做了件好事，行不行？你知道老叔是个出了名的‘温吞水’，可今天我一大早就到乡上来等你了！为什么？不就是你温表公今天九十岁生日嘛！你早些签了字，老叔也好回去招呼客人，是不是？”说着，再次把笔和协议书递到了董万成面前：“来来来，大侄子，老叔好话给你说了几大筐，你就别再耽搁老叔了！”

董万成狠狠地剜了温支书一眼，像是被温支书的死磨硬缠缠烦了，

“呼”地一下抢过他手里的笔，口里狠狠地骂着：“龚文军，我日你八辈祖宗！我和你没完！”说着，连看也没看，就狠狠地在纸上画上了自己的名字。画完，将笔重重地往桌子上一丢，拿起包就要往外走。

“哎！哎！大侄子，”温支书又一把拉住他，“茅坑又没起火，你忙什么呢？还没领钱呢！”说着，要把董万成重新按到椅子上。

可董万成的身子不但没动，还推开了温支书，气愤地挥着手说：“我不领钱！我几十万的投资，就值这一两万元钱？我董万成又不是街头那个叫花子，我穷得新鲜，饿得硬扎！我不要这两万元钱，看会不会饿死？”

温支书仍不慌不忙，手重新落到了董万成肩上，用教育孩子的口气说：“哎，大侄子你又说胡话了！乡政府给别的采石场老板补偿一万元，给你补助两万元，那是天大的人情了！”说着，他把嘴唇凑到董万成耳边，仿佛怕别人听去似的，压低了声音接着说：“你把你们和乡政府订的延期合同拿出来看，那上面哪儿有赔偿这一条？你知道乡政府莫屎得钱，让你们延期生产半年，就是乡政府给你们的补偿了！你要是不相信，拿出协议来看嘛，啊！”

董万成愣了一下，说：“那是我们上了姓龚的当……”

“哎！”温支书急忙打断董万成的话，“你可不能狗咬吕洞宾，不识好心人，啊！一把胡椒顺口气，一颗胡椒也是顺口气，大侄儿你难道缺这点儿钱？你今后还靠不靠乡上和村上了？石头飞上天，还是要落下地的，是不是？哦，老叔晓得了，大侄子你是抹不下大老板的面子，那好，老叔去帮你领上来，你就在这里等着我，要不要得？”

董万成从鼻孔里喷出一股粗气，将头扭向了一边，没回答温支书的话。

温支书明白董万成默认了他的办法，就一下把他按到了椅子上，转身往外面走去。走到门边，突然想起了还没把事情交代清楚，就又回头对董万成说：“哦，对了，还有一件事要先对大侄子说一下：乡政府眼下日子很紧，这两万元钱呢，先付一万元现金给你，其余一万给你打欠条，保证年底付你！”说着，见董万成气呼呼地又想插话，又挥了一下手，接下去说：“不瞒大侄子说，这一万元现金，还是我给你争取来的，另外那些老板，都是一张欠条！好了，大侄子，少得不如现得，我去给你领钱了，

啊！”说完，不等董万成说出反对的话来，就“咚咚”地往楼下跑去了。

温支书下楼来，没先去财政所给董万成领钱，而是径直去了龚文军的办公室。龚文军的办公室里还有十多个人，都坐在龚文军办公桌的对面和左面。温支书进去时，龚文军正在对一个四十多岁，样子看上去有病的妇女说着什么。女人的脸上挂着两道泪痕，显然不久前哭过。一见温支书进来，龚文军马上停止了说话，抬起头忐忑地看着他。

温支书知道龚文军此时最想知道的是是什么，先自豪地笑了一笑，然后走过去，把龚文军拉到后阳台上，把董万成已经在协议书上签字的事告诉了他。龚文军听说了，看着阳台下面生长着的几棵泡桐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然后感激地对面前的这位下级说：“到底是老将！老将出马，一个顶三，等下次空了，我请你喝酒，好好慰劳慰劳你！”

温支书听了，急忙说：“慰劳什么？这事是你指挥得好！要不是你调动各种关系，先把那些老板给按平了，董万成会轻易在协议书上签字？他知道自己是在河沟里的泥鳅，掀不起浪了！”说到这里，温支书突然想起了老父亲的生日，于是就又提醒龚文军说：“哎，弯书记，说起喝酒，你别忘了等会儿和乡上的同志一起，来给我家老爷子做生哟！”

一句话提醒了龚文军，他搔了搔头皮，有些遗憾地说，“哎呀，硬是忙晕了头，你不说我倒真的忘了！对不起，我今天还真的来不了……”

温支书还没听完，有些不高兴了，脸沉了下来，说：“怎么，是嫌乡下的‘坝坝宴’不如‘胡传魁’馆子里的酒席好吃？还是要做个廉洁榜样给我们看？我温良全家里的饭菜又莫得毒，还怕把你这个大书记毒死了不成？”

龚文军等温支书一口气把心里的不满发泄完了，才笑着对他说：“说你是个慢性子，这会儿怎么变得急了起来？别人不了解我，难道你老温还不了解我？我龚文军是那样的人吗？实话跟你说吧，昨天接到县委郭书记的电话，要我今天下午到他那儿去一趟！郭书记召见，我能不去？所以，老爷子这杯寿酒，只怕要等我回来后，再补起了！”

温支书一听原来是误会了龚文军，有些不好意思起来，想了一想就说：“好嘛，只要你不是看不起我这个给你跑腿的老大哥，你什么时候来